
雅贼全集精装典藏版⑧

图书馆里的贼

The Burglar in the Library

(美) 劳伦斯·布洛克 著

王志弘 译

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

The Burglar in the Library

Copyright © 1977 Lawrence Block

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Dutton, New York, New York.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, c/o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 Armonk, New York, U.S.A. through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,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, LLC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雅贼全集: 精装典藏版: 全11册 / (美) 劳伦斯·布洛克著; 王凌霄等译.
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8.10

ISBN 978-7-5133-3168-5

I. ①雅… II. ①劳… ②王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55987 号



雅贼全集精装典藏版⑧

图书馆里的贼

(美) 劳伦斯·布洛克 著; 王志弘 译

责任编辑: 王 欢

特约编辑: 郑 雁

责任校对: 刘 义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装帧设计: 周伟伟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马汝军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: 12.5

字 数: 160千字

版 次: 2018年10月第一版 2018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3168-5

定 价: 638.00元 (全十一册)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

午夜文库

劳伦斯·布洛克

雅贼系列



劳伦斯·布洛克 Lawrence Block (1938—)

享誉世界的美国侦探小说大师，当代硬汉派侦探小说最杰出的代表。他的小说不仅在美国备受推崇，还跨越大西洋，征服了自诩为侦探小说故乡的欧洲。

侦探小说界最重要的两个奖项，爱伦·坡奖的终身成就奖和钻石匕首奖均肯定了劳伦斯·布洛克的大师地位。此外，他还曾三获爱伦·坡奖，两获马耳他之鹰奖，四获夏姆斯奖（后两个奖项都是重要的硬汉派侦探小说奖项）。

劳伦斯·布洛克的作品，主要包括四个系列：

马修·斯卡德系列：以一名戒酒无执照的私人侦探为主角；

雅贼系列：以一名中年小偷兼二手书店老板伯尼·罗登巴尔为主角；

伊凡·谭纳系列：以一名朝鲜战争期间遭炮击从此睡不着觉的侦探为主角；

奇波·哈里森系列：以一名肥胖、不离开办公室、自我陶醉的私人侦探为主角。

此外，布洛克还著有杀手约翰·保罗·凯勒系列。

劳伦斯·布洛克生于纽约布法罗，现居纽约，已婚，育有二女。

劳伦斯·布洛克作品年表

- 1966 《睡不着觉的密探》
- 1976 《父之罪》《在死亡之中》
- 1977 《谋杀与创造之时》《别无选择的贼》
- 1978 《衣柜里的贼》
- 1979 《喜欢引用吉卜林的贼》获尼禄·沃尔夫奖
- 1980 《研究斯宾诺莎的贼》
- 1981 《黑暗之刺》
- 1982 《八百万种死法》
- 1983 《像蒙德里安一样作画的贼》
《八百万种死法》获夏姆斯奖
- 1986 《酒店关门之后》
- 1987 《酒店关门之后》获马耳他之鹰奖
- 1989 《刀锋之先》
- 1990 《到坟场的车票》
《刀锋之先》获夏姆斯奖
- 1991 《屠宰场之舞》
- 1992 《行过死荫之地》
《到坟场的车票》获马耳他之鹰奖
《屠宰场之舞》获夏姆斯奖、爱伦·坡奖
- 1993 《恶魔预知死亡》
- 1994 《一长串的死者》
《交易泰德·威廉姆斯的贼》
- 1995 《自以为是鲍嘉的贼》
《一长串的死者》获爱伦·坡奖
- 1997 《向邪恶追索》《图书馆里的贼》
- 1998 《每个人都死了》《杀手》
- 1999 《麦田里的贼》《黑名单》
- 2001 《死亡的渴望》
- 2003 《小城》
- 2004 《伺机下手的贼》
- 2005 《繁花将尽》
- 2011 《一滴烈酒》
- 2013 《数汤匙的贼》

献给彼得·史超伯

1

三月第一个星期四的午后三点，我正在整理巴尼嘉书店，准备打烊度周末。我把放特价书的桌子拖进来，关上门，窗上的标示牌也翻了面，从“营业中”转为“休息”。我让收银机的纸带跑了一遍，不一会儿就好了，然后将支票拿到后面房间的桌上，填好一张存款单，准备汇出存款。回来时，我带了个一英尺多长的箱子，形状像儿童画里的小房子，尖屋顶什么的一应俱全，不过在放烟囱的地方是个提把。我打开箱顶的锁扣，把箱子放在地上，然后四处张望，寻找拉菲兹。

它正在窗户那儿享受微弱的阳光。我呼唤它的名字，如果它是只狗的话，这应该管用，但它不是，一直都不是。拉菲兹是只猫，一只被去了爪子、阉过的无尾灰毛公猫，即使它真知道自己的名字，也会假装不知道。它一动也不动，不受我的声音干扰，只是静静地躺在微弱的阳光下。

我揉了个纸团，这就有效了。我们有个训练仪式，我

把纸团抛给它，让它追上去扑住并杀死目标。在心不在焉的旁观者眼里，这可能像是个游戏，但其实非常严肃，用意是要磨炼它的捕鼠技巧。我猜这很有用；它搬进来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发现被啃过的书脊，以及书架上可疑的有机物残渣。

我扔出纸团，它起身追逐，让纸团在面前停住，以它对爪子的记忆，深深地插进去，然后送到嘴里咬，猛烈地摇晃，最后抛弃死去的纸团。

狗会将纸团叼回来，让我能够再扔一次。猫却想都不会想。“做得好。”我说，然后又揉了个纸团，它便又来了一次干净利落的扑杀。我再次称赞它，准备好第三个纸团，然后轻轻地投入打开的猫笼。

它看了看纸团，又看看我，接着望向地板。

几分钟后，店门上传来敲打声。“我们打烊了。”我都没看就喊了一声。我的眼睛注视着拉菲兹，它挪动身子到了哲学与宗教书柜的一处空位上，和伊曼纽尔·康德的胸像位居同一层架子。

敲门声又响起，我的反应也一样。“周末不营业！”我大声喊道，“抱歉！”

“伯尼，开门。”

于是我开了门，没错，来者是卡洛琳，穿了件很长的

连帽外衣，外表看起来比本人壮硕。她脚边有个旅行箱，皱着眉头。我让她进来，她朝双手哈气，然后搓揉着。“我以为你现在应该准备好了，”她说，“我们还得赶火车，记得吗？”

“都怪拉菲兹。”我说。

“它怎么了？”

“它不愿意进猫笼。”

她看看我，又看看猫笼，然后弯下腰从里面拿出两个纸团。

“我以为可以让它跟着纸团跳进去。”我说。

“你以为？哈！”

“嗯，那只是个想法。”我说。

“你有过更好的想法，伯尼。它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坐在那里，和义务论^①之父在一起，”我说，“这倒是引人深思，因为它进入猫笼算是个命令，但它却抗拒这项义务。我不知道，卡洛琳，或许带它去是错误的。我们只是离开三个晚上。如果我摆上很多食物和水，打开收音机给它做伴……”

她看了我一眼，摇摇头，叹口气，然后用力拍手，大声叫着猫的名字。拉菲兹从它的栖息处跳下来，趴在地板上。如果它的重心再低一英寸，就会摔到地下室去了。

^①即 categorical imperative，也可译为“无上命令”或“绝对律令”，是康德所创的概念。

她弯下身，抱起它，放进猫笼。“现在你待在这儿。”她以不容争辩的语调告诉它，接着“砰”地关上笼盖，让它毫无选择。“你不可能骗它们进去，”她解释道，“必须强迫。好了吗，伯尼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我希望那件外套够暖和。午餐之后，温度一定下降了有二十摄氏度。而且气象预报说城市北部会下雪。”

“会暖和起来的。”我说。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已经是三月了。我知道土拨鼠看到了它的影子，但冬天剩下的六个星期已经差不多结束了。即使还会有点雪，也不会持续很久。”我一只手拿起我的旅行箱，另一只手提着拉菲兹的笼子，卡洛琳帮我扶着门。到了外头，我做了在纽约关上一家商店该做的种种事情——拉下铁门，锁上数不清的挂锁。这些杂事最好是空着手做，我终于完成时，手指头已经冻僵了。

“好吧，天气是很冷，”我承认，“不过我们在加特福旅舍会很舒服。屋顶上有雪，壁炉里有火——”

“早餐有熏鲱鱼。下午茶配奶油和凝脂司康饼。”她皱了皱眉，“我没说错吧，伯尼？或者应该是反过来？”

“没错，你说得对。早餐是熏鲱鱼，司康饼配午茶。”

“这部分我知道没错，”她说，“问题是哪个应该是凝固的，是奶油还是司康饼，我确定是奶油。‘司康饼和凝

脂奶油’。嗯，听起来顺耳多了。”

“现在哪一种听起来都很好。”

“还有其他一些很棒的英国菜。香肠土豆泥、泡泡与吱吱^①、洞中蟾蜍^②。伯尼，到底什么是洞中蟾蜍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不太清楚。”

“它总是让我想到《柳林风声》。不过我敢打赌那一定很好吃，而且会让你觉得吃的时候非常放心，既妥当又舒服。那泡泡与吱吱呢？伯尼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”

“也许那是你把蟾蜍拉到洞外时，蟾蜍发出的声音。”
我提了个想法。

“还有雪利酒蛋糕，”她说，“我只知道那是一种甜点。”

“那听起来像是个轻浮的女孩，”我说，“‘雪利酒蛋糕——她在让你心碎时，升高你的血糖。’”

“这让我想起几个星期前在潘多拉见到的小可爱。”

“真的？”我说，“我想到了莱蒂丝。”

那就是谈话的终点。在接下来的一小时左右，我们两个人话都不多。我们乘出租车到中央车站，然后乘火车到

①一种炸的土豆蔬菜饼。

②面包拖盘烤香肠。

惠特汉姆换乘站，在那里转乘支线，往东北方向到帕特斯吉尼克，那是坐落在纽约州、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交界处的小村庄。我们可以在那里乘出租车，走完到加特福旅舍的最后三英里或四英里路。

在去惠特汉姆换乘站的途中，我们坐在火车的左侧，可以观看窗外的哈得孙河。我们的三件行李中，有两件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。第三件放在地板上我的两脚之间，不时发出喵喵声。

“你会爱上那里的，拉菲兹，”卡洛琳向他保证，“地道的英国乡村宅院，离纽约只有三个小时。”

“可能会比三个小时久一些，”我说，“而且也可能不那么地道。”

“已经够接近了，伯尼。拉菲兹，那里说不定还有地道的英国老鼠。”

“我有一个很迷人的想法，”我说，“希望它们在过去的五十年里，不是一直在图书馆里啃书。”

“如果那是间真正的英国乡村宅院，”她说，“他们会有自己的猫。”

“它们见到拉菲兹一定会很开心，”我用脚轻碰它的笼子，“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带着它。它在店里头舒服极了。”

“留它在家太久了，伯尼。”

“你也留下了你的猫。”

“尤比和阿齐彼此有伴。此外，公寓另一头的福瑞德每天会去一次，给它们食物和水。我也可以为拉菲兹这么做，但是既然你邀请了我——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她轻拍我的手。“还有，”她说，“我真的很感谢你，伯尼。你带我同行真是太好了。”

“嗯，我不想一个人去。”

“一个人去是没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会发疯的，”我说，“只是坐着玩自己的拇指，等着司康饼凝固。”

“凝固的是奶油，伯尼。”

“无所谓了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卡洛琳。我不想带其他任何人到加特福旅舍。”

“你这么说真是贴心，伯尼。即使这并不完全是真的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伯尼，”她说，“你仔细体会一下现状，好吗？死寂的冬天里，英国乡村宅邸的一个浪漫周末——”

“只是死寂的冬天结尾。已经三月了，几乎是春天了。”

“忘掉日历吧，伯尼。天气太冷了，不适合在树林里散步。壁炉里应该生起火，而床单上结了霜。”

“床单就像是床罩，”我说，“我希望我们的床单上不

要有霜。”

“嗯，你知道我的意思。现在继续，告诉我你不会宁愿和一个美丽女人共度周末时光。”

“你就是个美女，卡洛琳。”

“我算是具有相当的魅力，”她认可，“但我觉得说美丽有点夸张了。无论如何，那不是重点。你要的不是一个可能会对雪利酒蛋糕这种小可爱心醉神迷的女人，而是一个会对你心醉神迷的女人。”

“另挑时候吧，”我说，“此刻我要的只是一个朋友。”

列车长走过来。“下一站，惠特汉姆换乘站，”他宣布，“在这里转车去往……”他说了一串没有人听过的地名，其中一个就是帕特斯吉尼克。卡洛琳轻轻碰我一下，指了指窗外，雪正在落下。

“嗯，他们说城市北部会下雪，”我说，“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城市北部，而且外面正在下雪。”

“这里美极了，”她说，“我希望雪不要停。我希望整个周末都下雪。”

如果我注意听了的话，或许会反驳。但是我的心思都在别处，以至于我漏掉了她接下来的话。我听了好几句，却没有做出任何评论时，她说：“伯尼？”

“抱歉，我好像走神了。”

“她在你心里萦绕不去，不是吗？”

“谁，莱蒂丝吗？”